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苑洛志樂卷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杜申

苑洛志樂卷二十

明　韓邦奇　撰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綱同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黄帝作咸池苑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

莊子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由此觀之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自然呂律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僨方問反司馬云一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問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惕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阬苦更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兌徒外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辰

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遂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儻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綺反槁梧老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智齊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

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叢才公反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樂音洛洛亦如字布揮而不曳自布耳揮音鄉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烏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唱也稽古兮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故有焱

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之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反本亦作炎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故其祟耳未大和也祟雖遂反吾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紀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

帝嚳作六英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蹈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弟王之胄子國子也直而温寛而栗正直而温和寛弘而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為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五聲律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神人以和夔曰戞擊鳴球搏

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戛擊以下註見樂器門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記故鳴球弦鐘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蹌蹌舞貌鳥獸化德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儀存容儀備樂九奏而至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聲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則神人和可知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美者音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其它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鐸鞉鐘所以記有德鼓所以謀有道磬所以待有憂鞉所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為銘於箕簴

商湯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盡護救於人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嘆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

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陞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陞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言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大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

故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也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作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

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下也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疏曰孔子之問凡五賓牟賈所荅亦但三荅是二荅非人此荅是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象武王憂不得衆心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逮其事戒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

貪商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萇弘周大夫疏曰恐不逮事者言欲舞之前有此咏嘆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羡此答是也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蹈厲此非答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致志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答此亦非知非者以下

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天順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辭故言非武音此答是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久已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　疏曰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已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闘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且夫武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支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北位鄭註以充武樂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則舞樂克備者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馬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

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陪祿濟河而西馬散

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
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
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
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
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晃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勺讀曰酌勺取也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武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鐘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馬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瞽考衷聲而量之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

歎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宗廟九奏而應之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為之均也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說陽位是也

乃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太蔟陽聲第二者應鐘為之合咸池大咸也祇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

樂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次四者函鐘為之合函鐘亦名林鐘函戶南反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次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鐘為之合夾鐘一名圜鐘先祖謂先公先王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文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破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

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之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云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禮運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能致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奏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

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然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宫用聲類求之天宫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吕中吕與地宫同位不用也中吕上生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地宫林鍾林鍾上生太蔟下生南吕上生姑洗人宫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與天宫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吕上生姑洗姑洗南吕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地宫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吕凡五聲

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靁鼓靁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二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靁鼓靁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孫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

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入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者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

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

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見平公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未終師曠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摯干而下至適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拊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

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　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黄撫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節拊也以革為之實之以糠王云輔相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一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乃刀反獼獮猴依字亦作猱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樂如字鏗苦吏反鎗七羊

反又士衡反 文侯曰敢問如何 欲知音樂異意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當為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

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朝覲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玩又作翫音五換反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

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豉反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壎篪或以為簨虡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

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號胡到反橫古擴反充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下是疆字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儉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

意猶挚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濈力敢反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開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讙動或為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己之志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

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

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登豆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巳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

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孝景

元年詔高皇帝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徳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葢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皇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

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名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窈眇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

弟子宋昰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其學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宮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昰等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

之學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時鄭聲尤甚黄門

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趍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

奏别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鼔員六人嘉至鼔員十人邯鄲鼔員二人騎吹鼔員三人江南鼔員二人淮南鼔員四人巴俞鼔員三十六人歌鼔員二十四人楚嚴鼔員一人梁皇鼔員四人臨淮鼔員二十五人茲邡鼔員三人凡鼔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也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

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别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

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
海鼓員十六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一百
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
員五人楚聲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
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
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
酒爲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
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

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鼓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

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黄門鼓吹

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
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
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
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
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
樂掌其序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宇内治平方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于南郊歌朱

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于中
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
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
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
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
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

之舞制可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袁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行謂乘輿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云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

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典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

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

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竝以薦享及臨朝大享竝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圜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絲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白其

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白布韈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幅袴此三舞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時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

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黄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黄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黄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知故為大樂夫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

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

樂舞名章斌之舞今有事於天地宗廟此則三舞

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

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

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

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

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

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又

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黄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立雲黄雀鈎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

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按太和初詔一條已見前三十一三十二頁內此為重出

晉武帝九年荀勗杜夔所製律呂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盖求此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

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咸熙章武二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玄又作先農先蠶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還為二十曲述晉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

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楊想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

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聲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

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詩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又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内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以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

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

齊武帝建元二年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毛血奏佳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陞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

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
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
瘞埋奏肆幽之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
德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
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
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犀
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
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

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二章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知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和韻韻在制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盖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讌屨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

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宋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

入奏肩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肩王公出入奏
寅雅取尚書周官二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
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
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
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
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為牲雅取
左氏傳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
迎送宋元徽三年儀註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

是改為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嘉三年儀註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為永胙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王爵獻卿令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共就燎位宋元嘉三年儀註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註奏幽隸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宋元嘉三年儀註奏肅咸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

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陞之於學曰俊士也二郊
太廟明堂三廟同用焉其辭沈約所製也是時禮
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製曲又充庭
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
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
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有
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
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

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太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

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在荆州經亂工器頗闕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

書到仲舉奏衆官入出皆奏肅咸牲出入奏相和

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入壇奏

永至皇帝陞壇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

禄勲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

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太建五年奏尚書左丞劉平定南北郊及明

堂儀注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工就位

定協律校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

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

韶帝初再拜舞七百工執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

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大祖之座

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

十一月中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

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高絚五案

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門侍郎指麾於
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讌登奏夔
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
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
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彦海定律呂協音
樂及追尊曽祖祖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
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

廟皇帝入廟門奏皇夏大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
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
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
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
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
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
祇于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饗
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奏兼燕趙秦吳之音

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
員人代歌上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
跡凡有百五十章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宫懸各設十二鎛鐘於
其辰位四面並設編磬各一簨簴各二十架設建
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之出奏肆夏
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

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幬之舞皇帝入壇門及陞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陞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林德之舞其入

出之儀同四郊之禮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

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

色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

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

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

大廟禘祫倶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大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

於崇信殿宫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文武正德武德上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

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荅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黄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

虛黍有巨細差之毫氂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

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
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
次第為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
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上以十二律聲而
云還相為宫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氣之法
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為聲氣之元
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宫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

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揉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宮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吕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吕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吕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吕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黄鍾為徵何由可諧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

妙若如嚴崇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立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攪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

一寸之内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
一分之内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强弱中間
至促雖鄰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
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相生之
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
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
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弦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
須與琴宫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

黄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筝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次運行取十二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宫為主清調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白上代以采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

儒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闕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聰是止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哉通曉仲儒雖粗述而學不

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
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
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
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
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
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玆人曰蘇祇婆從突厥
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

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符合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𡴆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

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蔟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次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鐘為宮乃用黃鐘宮聲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蔟為商應用應鐘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三聲

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

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
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
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
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百
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
皆不能通見寳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
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
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

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宫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宫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宫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黄鍾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㽔賓為夏南吕為秋應鐘為冬是為四時四

時三始是以為七令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鐘宮以小呂變徵互為相生之道今請推黃鐘宮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推為儒首帝素

不悅學不知樂妄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宫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唯取黄鐘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

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寳常又修
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
調古樂周之壁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
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
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
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
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黄鐘者以象人君之德
及奏黄鐘之詞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

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地氣至與律直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

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異也入十二月律於一歲内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聞其言皆謂不然大業末其

言辛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餞餒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雖公議不服然皆謂以為神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常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

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變色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大唐高祖受禪後軍國多務未遑改剏樂府而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初孝孫以梁陳舊業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

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黄為宮郊朝方澤以林鐘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凡登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

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讀祝文及飲福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名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

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為宫黄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丘以函鐘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黄鐘為宫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

辰及類上帝黃鐘為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以
黃鐘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
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鐘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
社稷籍田宜以大蔟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
以㽔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
樂並以姑洗為宮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和之
曲大饗讌會奏姑洗㽔賓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
為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

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大射奏騶虞之曲並以姑洗為宫皇太子奏貍首一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為宫奏永和之曲凡奏黄鐘歌大吕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吕奏蕤賔歌林鐘奏夷則歌中吕奏無射歌夾鐘凡黄鐘蕤賔為宫其樂九變大吕林鐘為宫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為宫其樂七變夾鐘南吕為宫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宫其樂五變中吕應鐘為宫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上公九

終侯伯七終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前上元三年十一月勑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宫商不倫

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邊塞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

呂平其散漫爲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皆裸地迎牲飲福酒令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旋宫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後廢累代皆黄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爲旋宫之法曰大樂與

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
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
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
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廵狩告于圜丘燔柴告至封
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圜鐘爲宫三奏黄鐘爲角
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
黄帝以黄鐘爲宫赤帝以函鐘爲徵白帝以太簇
爲商黒帝以南吕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

六成二曰和順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廵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賔為宫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黄鍾為宫三奏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鍾奏豫

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吕為宫于地祇以應鐘為宫于宗廟以圜鐘為宫祀先農釋奠以南吕為宫望于山川以函鐘為宫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鐘為宫地祇之俎以太蔟為宫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宫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黄鐘為

宫七曰太和以為行節亦當以黄鐘為宫凡祭祀
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陞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
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内出撞黄鐘之鐘右五
鐘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㽔賓之鐘左五鐘應
乃奏之皆以黄鐘為宫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
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
宫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
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

皇太子亦以皈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黄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祴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祴和公陛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大宗時詔秘書監顔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

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畧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

咸寧之舞其餘闕而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

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宫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門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吕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

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肄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雜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製大羅

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簫琵琶圓體脩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

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嘗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葢本戎羯之樂其音太蔟一均龜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四年陞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禄山

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

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
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
以柔秪如宫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為
臣道便為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代宗
餘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寳應長
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宫調也大歴初又有廣平太
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本聲本宫調有大遍
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寫其聲於琵琶奏於玉

宸殿因號玉宸宫調令諸樂則用黄鍾宫其後方
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
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
繼天誕聖樂以宫為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
度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為佾舞雄健壯妙
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
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簴琴瑟筑

蕭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為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為仙韶曲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

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踏歌為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坫侍中

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㲋賓之鐘皇帝降坐百

僚旋退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

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

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

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

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

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

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
安郊廟俎入為豊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
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静安五
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奏大善之舞順祖恵
元皇帝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
舞宣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
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
玄德陞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為玄德陞聞之舞

尚書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從之

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閲奏郊廟五十一曲

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鐘才應仲呂擊夾鐘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

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夐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内縣取葭莩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曽吕夷簡為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内都知閻文應提舉照遂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

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杪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杪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為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駮之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

至八月成議者以為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笠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諫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為律請復用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

三律衆論以為無所攷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温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

之聲八音律吕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

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

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

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

依永律吕叶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

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

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

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

簴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
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
用八鐘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
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
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
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
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吕之
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

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物連擊帝乃下鎮凡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

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

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李太常周舞節論曰凡樂之音本於天凡舞之容本於音周樂之音雲門起羽故一舞在羽屬水其數一二舞在角屬木其數三十舞在宫屬土其數五咸池起徵故一舞在徵屬火其數二二舞在商屬金其數四是故羽之舞也其容水角之舞也其容木宫之舞也其容土徵之舞也其容火商之舞也其容金一舞之足舉右示欲用武也舉左示欲

興文也雲門初舞兩手一横示一統也咸池初舞手足兩沖合𠀝火之數也木舞之手有曲直從木之性也足有横直八從木之象也八分左右從木之類也宫舞兩手對襟尊宫於中五仰取諸陽五俯取諸陰徵舞手足沖天火性之炎上左沖右沖得火之生數商舞必歸於日躔太白不宜逺於太陽作圓圈以四指示不敢出𠀝四十度外過四十則為晝見過六十則為經天自古作樂忌商淩宫

周人尤避之為是故耳至舞咸池陰調不得已而用之亦不敢不為之防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六陽辰之舞由子而三進由午而三退六陰辰之舞由丑而三進由未而三退干進則戚退戚進則干退更番而迭出也翟進則籥退籥進則翟退因時而損益也是故武舞三進而三退取予六伐止齊之義焉文舞三進而三退取予六爻變動之理焉武舞有進而有退此節制之兵所以萬全而取

勝文舞有進而有退此文質之濟所以時中而無敵戚顧右耳中原既平屯兵以守乎西闕也戚顧於胷天下既定入而輔衛乎王宫也翟顧左耳用文以達乎四聰也翟顧於目用文以明乎四目也夫樂以象成故凡以武功定天下後以文德致太平者舞皆先武而後文中間飾以節奏所以發揚祖宗功德合天欲後人世守之勿替耳

李太常周舞節曰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武舞左執

干右執戚未開舞時戚内干外文舞左執籥右執
翟未開舞時籥内翟外武舞遇陽辰則左其手足
遇陰辰則右其手足文舞遇陽辰則右其手足遇
陰辰則左其手足武德陰陽之正文德陰陽之濟
文以濟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物相雜故曰文
焉惟陽調起舞在羽之羽陰調起舞在徵之羽武
皆用右文皆用左商舞武皆以戚向日躔文皆以
翟向日躔不論辰之陰陽而分左右如十一月日

纏丑十二月日纏子正月日纏亥二月日纏戌三
月日纏酉四月日纏申五月日纏未六月日纏午
七月日纏巳八月日纏辰九月日纏卯十月日纏
寅臨祭時各考其所躔之方以戚翟向而舞之其
餘非應五音之舞武皆以干同左足前向合陽辰
之氣而戚同右足後向應之如子一陽之辰也干
近左足蔎左戚垂後股指右寅二陽之辰也干漸
遠前足蔎左戚近後足指右辰三陽之辰也干極

前開護左戚極後離足指右午四陽之辰也干極

前護右戚小前近身開右指左申五陽之辰也干

銷退近身護右戚又前開右顧耳戌六陽之辰也

干又退開右至身戚又前向左顧胷以戚同右足

前向合陰辰之氣而干隨身橫向應之如丑一陰

之辰也戚近右足伐左干近身護左巳三陽之辰

也戚極遠右足伐左干極遠身護左未四陰之辰

也戚極遠右足伐右干極遠身護右酉五陰之辰

也戚漸近右足伐右干漸近身護右亥六陰之辰也戚近右足伐右干近身護右文舞則以右手之翟合陽陰之氣而籥隨之但干言護翟言執其形竪以左手之籥合陰辰之氣而翟隨之但戚言伐籥言舉其形平葢武舞其容勇文舞其容雅是之分耳